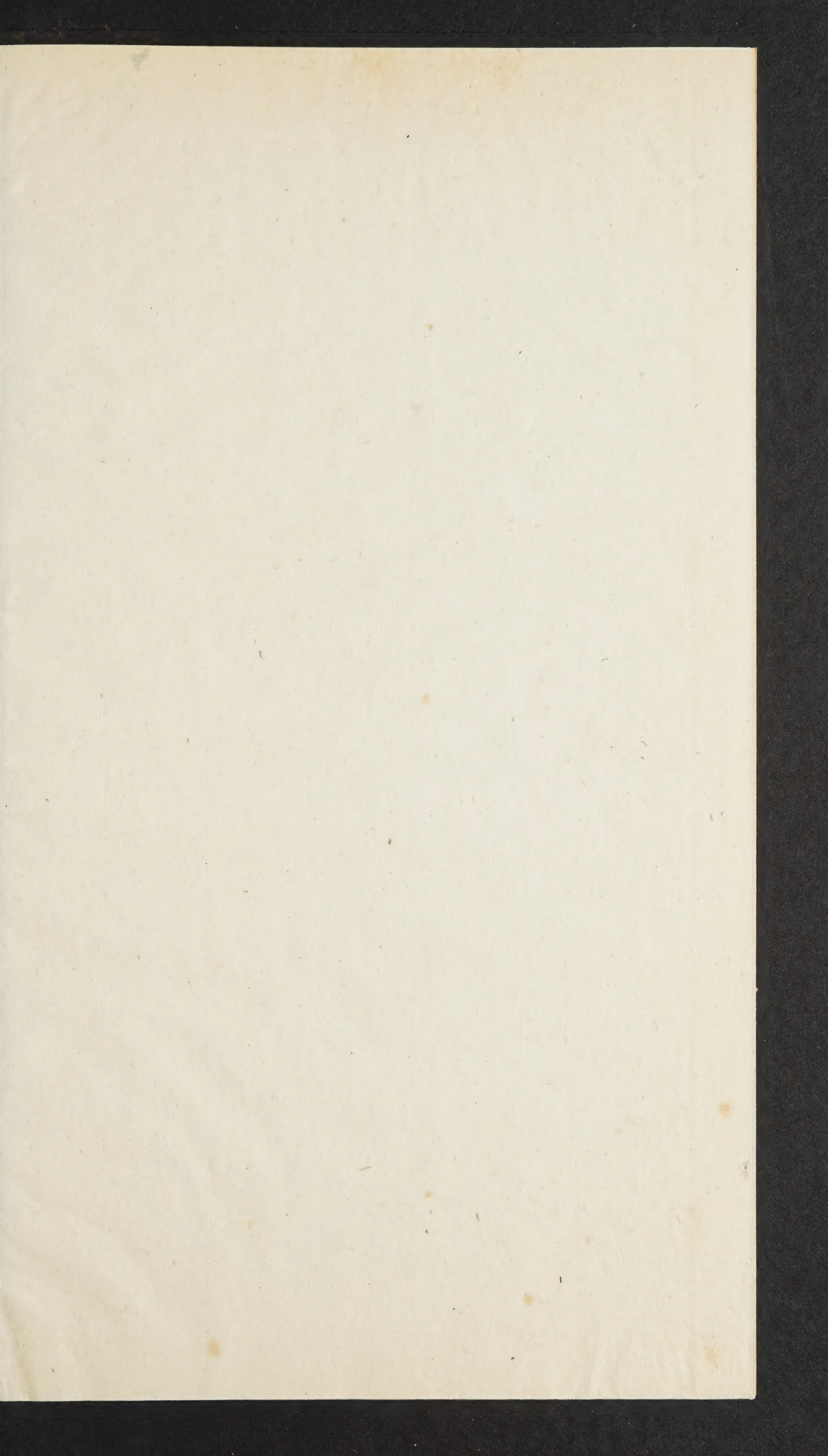








堯之錫舜之命其揆一也

斯文正統卷之四

祁陽後學蒙吉才　包選輯

從子再雍　校正

論

夏禹論

胡一桂

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無天下之樂有窮人之憂

必孝治天下貫以天下之治孝其親

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識矣。而其菲惡與卑如此。誠不忍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何有。觀禹即位之時。任皋陶伯益以國政。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級與

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五子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爲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可忘也。

論語解無間章以爲豐儉適中以爲有天下而不與云爾未有從羽山之痛立論者雙湖獨窺見之微顯闡幽備極痛切乃知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二

心禹與舜有同焉者矣九原可作當與知己之嘆

湯武君臣周公兄弟皆出於不幸尚論者哀其志可也

秉筆苦心

處置安妥理固應爾雖然封閭釋囚武成書之詳矣信斯言也

武王論

方孝孺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
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
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
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迫之武王之於
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
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
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
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

胡不書

漢高魏文猶有君人之度

左氏以

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怨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藉臨其君而援武王以借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

[illegible]鬧券兵謀爲愛君非後儒正之其不爲亂臣藉口也者幾希

哉吾故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坡公苛求武王而索其瘢議論乖繆正學深傷武王而自其完道理分明文之工不工非所論也

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況遷史乎



權乎輕重然後可以言進退

高祖利天下初非為生民起手

漢高祖索羨論

鄭 玉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

此計亦迂忍

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弒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决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論及此不
論是者伎
如此

羽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索獨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嘗以爲法。

趙苞之妨劫於鮮卑而城守則君命也割私恩全公義君子猶或議之而況漢高之事進退可以自如乎索羹一言必寔甚後人不察從而和之豈

復知有君父哉西山此論大足撑拄名教而與醒

夫淺淺功利之徒

唐太宗論

謝鐸

嘲口切中綮肯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旣而將佐皆以爲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爲哉

太宗爲叔齊其如建成非伯夷何

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貊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太宗不爲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至

果爾則父全其慈子

全其孝友弟全其交恭計無踰此者矣

應首句又應起句

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爲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爲哉

太宗天分過人初讓亦是本心但後來爲建成元吉所迫則其初心有不得遂者然與其爲周公而有慙德曷若爲王季而無慚德耶謝公之論固當年房杜諸公所未及也

辭極簡古而變化起伏呼吸照應業已各臻其妙

文之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此類是也

六月四日事先儒非之其言曰象得罪於舜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得罪於王室周公爲相則誅之建成得罪太宗非得罪王室可封而不可誅者也愚竊以爲不然象日以殺舜爲事志在干戈琴弤也管蔡挾武庚以起兵志在覆巢毀室也建成之謀太宗覆巢毀室乎抑爲干戈琴弤而已也不目之管蔡而目之象非其倫矣且也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周公成之唐家三百年之社稷太宗創之其

功同也周不有周公則夷狄猛獸橫行而百姓其魚肉矣唐不有太宗則亂臣賊子接跡而生民其塗炭矣其繫天下之安危同也管蔡之於周公曰將不利於孺子是殺之以言也建成之於太宗妃嬪讒諸內元吉乘諸外嘗從東宮飲酒腹暴痛嘔血數升又未幾而有昆明池之謀此其爲心更慘爲勢更急爲太宗者蓋不能一朝居也若便束手待斃則祖宗不血食斯世斯民不見天日矣烏乎可或曰然則盍行乎曰泰伯之逃荊蠻內有季歷

之賢也孤竹二子之亡首陽恃有中子之託也彼
建成元吉何如者哉昔季札辭國生亂春秋貶之
使太宗爲季札之讓則光僚之禍不旋踵難乎免
於辭國生亂之譏矣彼何行如之是故周公之遇
管蔡周公之不幸也太宗之遇建成元吉太宗之
不幸也固不得過生異同也獨是周公誅其父用
其子至今讀蔡仲之命家人父子間藹然至情無
復纖芥疑貳其間太宗殺建成及元吉則亦已矣
而又誅其子數人葢六朝猜忌殘虐故習并仁人

君子之所為也是則周公之罪人也

老吏斷獄鐵案刻出

中宗不與以高祖太

武后論

胡寅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東之等第知反正廢王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王毋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痡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天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以臧其宗中宗不得

宗之命廢之名正而言順

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殺魯桓哀姜預殺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反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尤大罪自絕於唐家之等乃膠常守固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章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此其時也

桀紂獨夫也故湯武得而放伐之武氏之惡浮於

桀紂而猶宴然稱國母乎唐之臣子不能援引春

義明正典刑遺憾多矣噫愚又因是而有感焉男

氏之有朱温猶女氏之有武曌唐莊宗戚梁欲發

温墓剖棺焚尸豈非千古快事柰何竟惑於張全

義奸佞之言而止此皆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之故

也

方正學曰東之爲唐臣子抱不共戴天之讐宜當

後機按兵以尸賊后於朝此胡公之意也雖奉迎

乘輿有先後而其爲中宗避嫌則一而已矣至瓌

山丘公又有進於是者其言曰以義而論毋雖重於祖以恩而論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遷之繼宮復其后號使不得竊皇帝尊稱云爾愚謂方胡二公之言卽春秋書夫人孫於齊及書夫人姜氏孫於邾之意義重於恩絕之也丘公之言卽春秋書薨我小君文姜及書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之意恩重於義譏之也立言不同實則各成其是東之等不學無術那裏看到此那裏做到此

說之梁武彼亦不能自解

捨身論

尹起莘

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所謂捨者。以何爲捨爾。若以屛富貴棄妻子爲捨耶。則是身捨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爲捨耶。則爲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旣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强名曰捨。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之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

貪其名不察其實

梁主身非負債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誑其民愚誑其身抑且愚誑其所謂佛矣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孟子有言捨魚而取熊掌捨生而取義夫魚熊掌二物也固可捨其一而取其一若捨生取義則必殺身徇義而後可萬一其生猶在則亦不謂之捨矣綱目於梁主捨身之事屢書於册若無貶詞然以一國之君而欲捨其身則宗廟社稷之重土地人民之託誰實尸之況又實未嘗捨乎其貶之之意明矣梁武溺佛之禍先儒論之甚詳臣姑因綱

曰所書而取其捨身之一説。極論其所以妄云

陳眉公曰同泰之身可捨也臺城之身亦可捨耶捨於釋迦可贖也捨於侯景亦可贖耶且也臺城之一身安能以贖壽陽之數十萬夫既不能贖數十萬之身於魏境又安能贖一身於臺城哉意謂大與尹公同

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吾儒曰守曰敬而佛氏曰捨彼固不以爲參三才靈萬物之身而以爲塊

然血肉之身也認此身不真則其所謂捨者亦安能一刀兩斷脫然無復繫累哉後世不以梁武為戒而沙門之子反倦談而樂道之獨何與

嘆者不忍見聞之意正好將順他改讀禮恐禮亦有難讀處

逆邵弒君論

升山人華

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書而嘆。其宮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爲腐儒。以爲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愯（音聳 悚同）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坲旨而見

祖春秋端本清源之旨而爲言

耽溺矣。先正傳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弒逆之事。亦必直書於册。若使講讀之際。避諱不言。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是自淪於陷穽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傳爲案。綱目以分注爲案。考於分注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繇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而逆劭則生於諒闇。形色可以占終。而袁后則預言其惡。侍膳問安。職所當謹。而東宮置兵。乃與羽林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巫蠱事覺。乃赦不問。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而旣謀廢立。乃

猶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容乃泄於潛妃不惟是也宇縣分裂已非一日宋文乃無故生兵窮黷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善之積亦不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繇而致謹於首惡之義以爲人君父者之戒爾若夫弒父與君之賊其惡固自不待貶絕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爲哉旴

綱目一字一句莫不取法春秋發明一字一句莫不取法胡傳讀此文可見

春秋所以明微顯處尚畧也

史稱武后潛譖蕭淑妃之女二人幽於掖庭年踰三十太子弘見之驚惻奏請出降天后大怒酖死嗟乎以手足之誼無故幽閉愆期未歸有人心者於此能恝然乎況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禮也詎意其置之死地也哉如弘者謂之不幸則可謂之昧於春秋之義恐過矣若夫商臣之事推原禍本以為為人君父者之戒則權論也

宋元凶之逆袁淑捐軀綱目書官書及與春秋孔父仇牧同科忠矣惜其未達於濟變之道也方劭

謀既成召袁淑而告之故淑既禀之以天地擬之
以病狂豈復有生還之望乎幸劭黨引淑使出是
小人䟦於謀而天假之隙也爲淑計者力能叩閽
陳情發兵掩捕聲色不動罪人斯得策之上也不
則擊登聞鼓號闕痛哭直發大逆俾宫中聞變立
召羽林虎賁圍東宫索渠魁彼勢若窮將斬逆劭
之首以贖罪縱使仗宫甲之勢率群不逞之徒蹀
血禁庭然太子同惡不過二十人此外屈逼斷不
爲用逆順之形既判衆寡之勢不敵誅亂討賊易

如反掌覩其假稱中旨借口內變蜂擁突入宿衛卜天與不暇拔甲尚能執弓注矢射卻幾中則當月之時勢可知已計不出此而乃歸省繞床行至四更何爲也哉君父生死在指顧間此何等事徒爾步不留行臥不安枕而不知所以轉禍爲福之道遂使變起蕭墻取笑千載有殉難之節無濟變之才尚論者何能無遺憾於斯際也

闢商倒

未原道而論治術之

徙木論

熊禾

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徂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賛其令之必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霸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亦無怪乎喜而賛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也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宫室汙樽抔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

而教之哀葬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彊呑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鬬則死敵矣。驅弒父弒君而皆不敢違矣。厥後

君子之治國也純用補中益氣而隨症加減焉故效不期速而奏百年必然之功

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問者皆徒术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盖有不旋踵者歟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甚矣

溫公所言徒摭事爲之迹而不能究極心術之微故未免見小利而忘大害得勿軒此論然後知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如砥如矢非術數所得參也不然棄先王良法美政而以私意行之幾何不

爲學術治術之累哉

開口見
窮理之學

類考叙論　　呂祖謙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文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異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

[illegible]孝之一經 [illegible]之類評

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潁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惜哉其與莊公閭巷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鬬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受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輈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

先登孝矣大宮問其所從者誰氏之戎也君師出無名殺身何

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輈於大逵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鬪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登先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舍肉而不能舍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

莊公以殺弟爲志而好名之心未盡泯其迎毋而求免於不孝之名固也觀射王中肩事亦自可見考叔念毋之言會逢其適耳豈眞足以感動莊公哉况信近於義言乃可復黃泉之誓義耶不義耶必掘地而見之隧道也左氏以純孝許之過矣何

徑乎疆場之間頗露本色也此文亦未及此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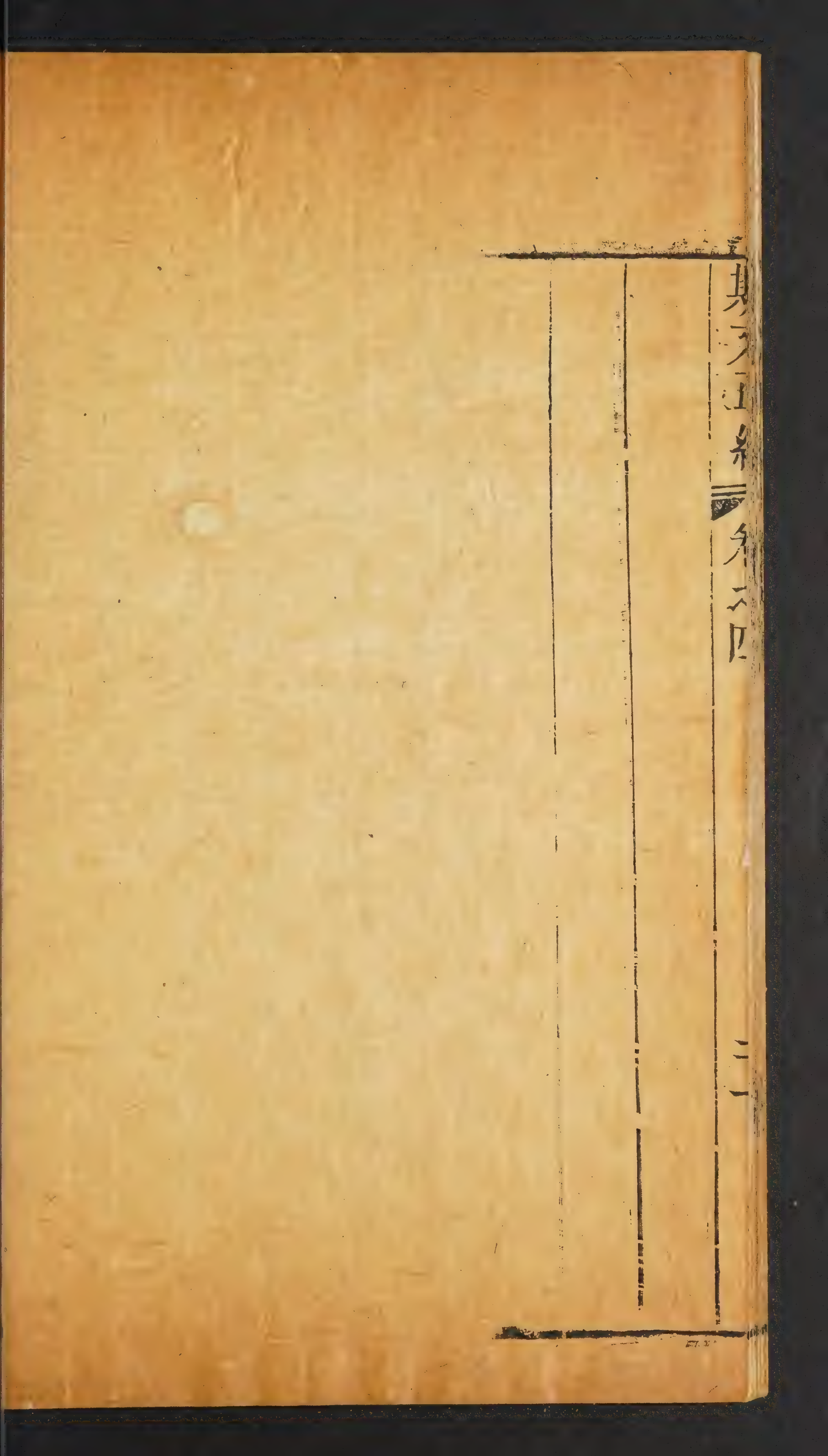
理鑿鑿則直窺閫奧矣

東萊呂公南軒張公與朱子同心一德夾輔斯文

非若子靜之操戈也惜其文集未之見一於性理

中得重農一首一於情義中得顏考叔一首所得

無幾亦是以見大儒作手也



願爲良臣
不願爲忠
臣

春秋責備

豫讓論

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繇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

之意

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之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愧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

二子亦非以道事君

國士之心國士之口以此圖報智伯或當一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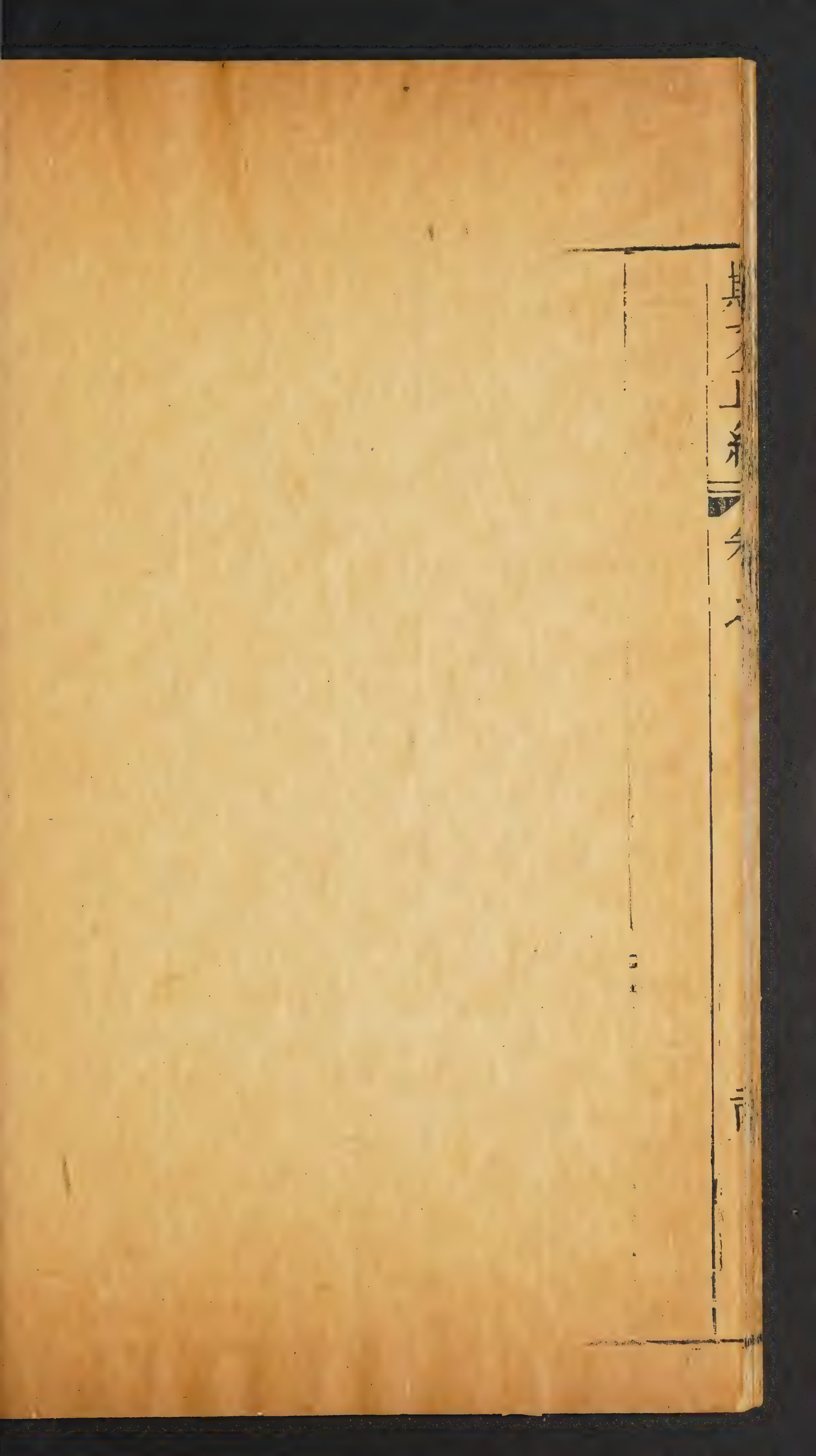
不用其言以至滅而庇之智誅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争争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冥頑不靈感其志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

劉辰許伯

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劒而死乎
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死亡猶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
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
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
以當矣彼朝爲讐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
之罪人也噫

先生爲豫子謀則善矣其所以自爲謀得無有未
善耶苟遇知巳不能救亂於未危之前而乃捐軀

殞命於既敗之後此三言者恐亦先生考語也雖
然魚水交歡在楚文不失爲賢君在先生不失爲
智士天定勝人則亦莫可誰何也已矣先生豈貧
言者哉



子胥之事亦不得援湯武伊霍爲例然其一段至情固已孤行兩間矣

伍員論　　程敏政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伯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簒奪而謂之弔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

借鯀禹以形伍員父子真千古斷案移易不得

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君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益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爲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

蘇氏父子素之窮理之功如子蘇此等議論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楊子雲亦然王與伍逆異意問

昏立明可也顧負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
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
悲矣爲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爲負之君而不知今
日爲員之讎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
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讎之則孟
子之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讎弗共戴天然則員
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
之人也昔王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
不臣於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

如此則與赤松之遊同一明哲

則負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獨悲夫負之所處先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恥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爲韓也使負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李卓吾曰伍負申包胥絶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

君妾有褒彈是誠[illegible]郤一隻眼矣豈可豈可沈[illegible]
宰曰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illegible]
其至痛無所擇也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
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末官臣在奢爲既壯子坎壈
仗節乞師於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
讐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讐
騷人賦爲大怨二論豁達奇傲宜與箕燉文併傳
○按胡傳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
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

其姜氏傳謂絶不爲親禮也夫絶不爲親即允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繇此觀之文姜絶不爲親則楚平絶不爲君可知梁人殺繼母以償其父之讐不得以逆論伍員鞭暴君以償其父之讐不得以逆論可知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程公其庶矣

張良論

揚時

自編曰作而後子房之志顯然白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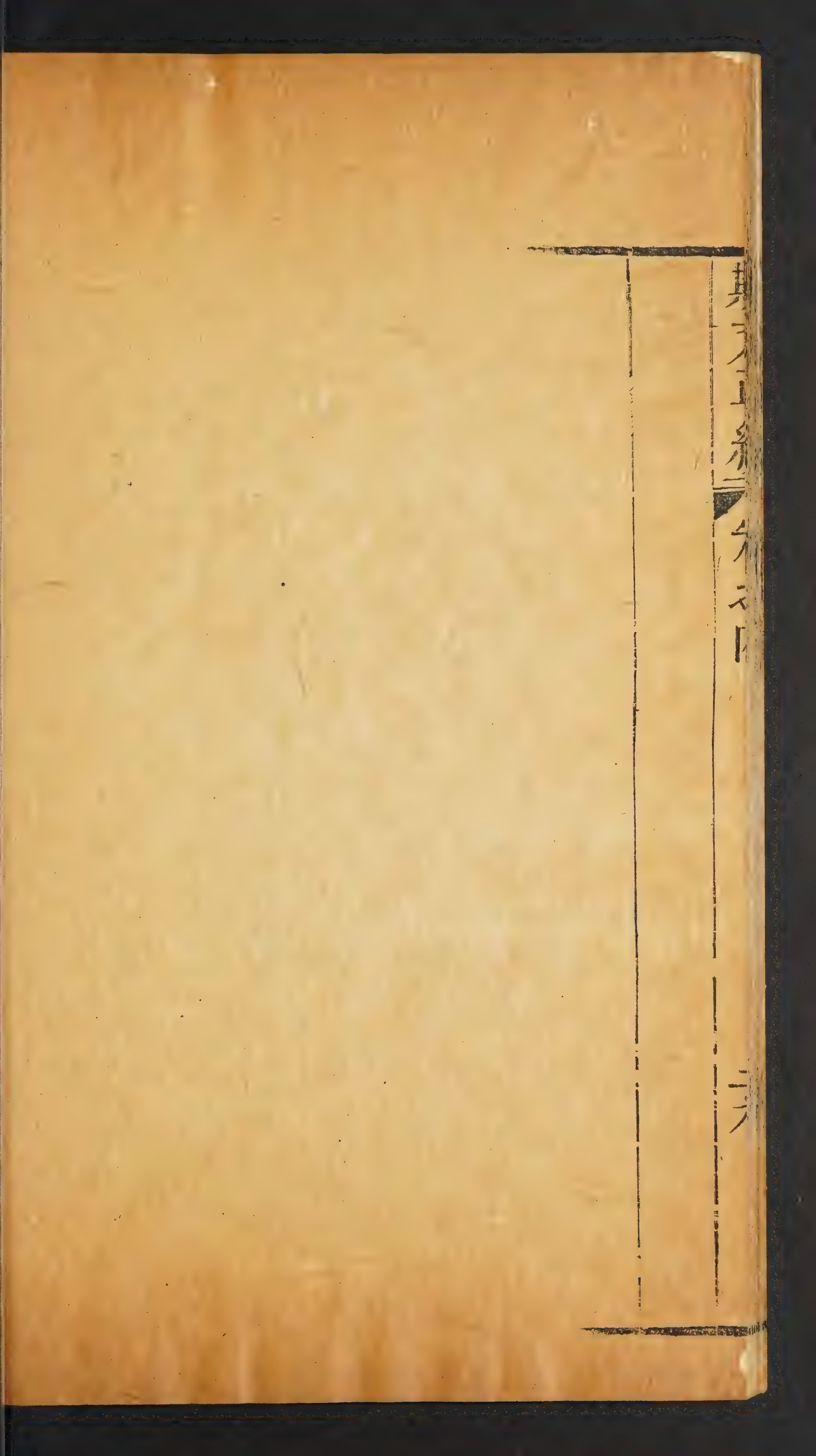
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葢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爲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日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絶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

眞有深意

天心祚漢

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以資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以夷齊之心爲太公之舉故進退綽綽非後世功
名之士所可望其萬一也慱浪之謀棧道之絕赤
松之遊同一肺肝
句調簡易氣象和藹大有程氏風味



田橫論

王守仁

知死之爲義而不權衡乎義勇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此爲義精仁熟者道

天下未嘗有不可處之事吾心未嘗有不可權之理死生利害攖於吾前吾惟權之於義則從違可否自有一定之則生亦不爲害仁死亦不爲傷勇古人沉

死非難處死爲難故須愼審

晦以免禍殺身以成仁其顧瞻籌度之頃見之亦審矣而後爲之不然奚苟焉於一日之便而取公論不韙蹈之譏乎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固嘗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身之有未善也

先錄所長而後可以摘其短

至於死亦非計

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横之士皆死義。其何能爲人之所不肯爲。而一時烈丈夫之多哉。雖然横之死則勇。而知則淺矣。吾爲横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衡之月可也。爲夷齊王燭之死可也。而横也盍亦權衡於心乎。不死於可爲之時。而死於不可爲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於不得巳之地。方鄙生之説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横既

不聽是頭一着

照此則名正言順不愧堂堂正正之旗

是其言而從之其心已甘爲漢屈矣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爲尚含耻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即挈郡於關中稱藩於漢關漢必有以遇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爲安當漢與齊之結乎盟二國爲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矣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其曲在漢其直在齊橫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達咫尺之書以申其盟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

不來是求之着

三傑皆善恨無一得

正仗義敢事之秋。横於斯可以死也。及項羽既屠横慮有腐肉之慘。乃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之而我顧拒之。漢亦未必有加兵之舉。横於是可以得已也。柰何一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是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於侯。則在於脱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爲哉。使横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覬覦乎王侯之業。而不爲夷齊之逃。使横而信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以俟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爲王。獨之勇。使横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

失着自己於酈生乎何尤

我免當漢使之臨卽自處以不避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后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横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横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横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横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横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兆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逆慮以逆慮而慮之本有不覆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崎嶇以自衛猶惧失之夫何酈生一言之後卽肆爲酣暢之樂而撤其紀律之備此正以逆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襲破乃横之所以自處而非酈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邪不

五百人惟横是從豈能智出其上

酈生以遊說殺身恐未若五百

知鄭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怨鄭生者怒漢。則漢將僃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横之謀固慮矣。五百人豈皆不在邪。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皆是之。則横亦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人不言。而横又甘受其挫。此横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於不言。在横則失於不知矣。故田横之不肯事漢。孰若直拒於鄭生一言之餘。請首洛陽。孰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鄭生之一烹而有功於漢乎。

此亦本坡公范增論結法

然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後徒知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相率以蹈之。橫蓋深有以感之也。吾於橫乎有取。

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無一求活者亦古今奇覯也但時有緩急義有重輕昧其義以赴時與匹夫之勇何以異自以可蹈而中庸不可能於此見之然則士君子之蹈變者正貴乎識時達義非徒以輕生爲也

以衡之不死爲失於前是也以衡之死爲失於後恐未然漢高於諸功臣且俾家無噍類而何有於衡哉衡在漢庭亦一人物欲其偃然以功名終難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　尹起莘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蘄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畨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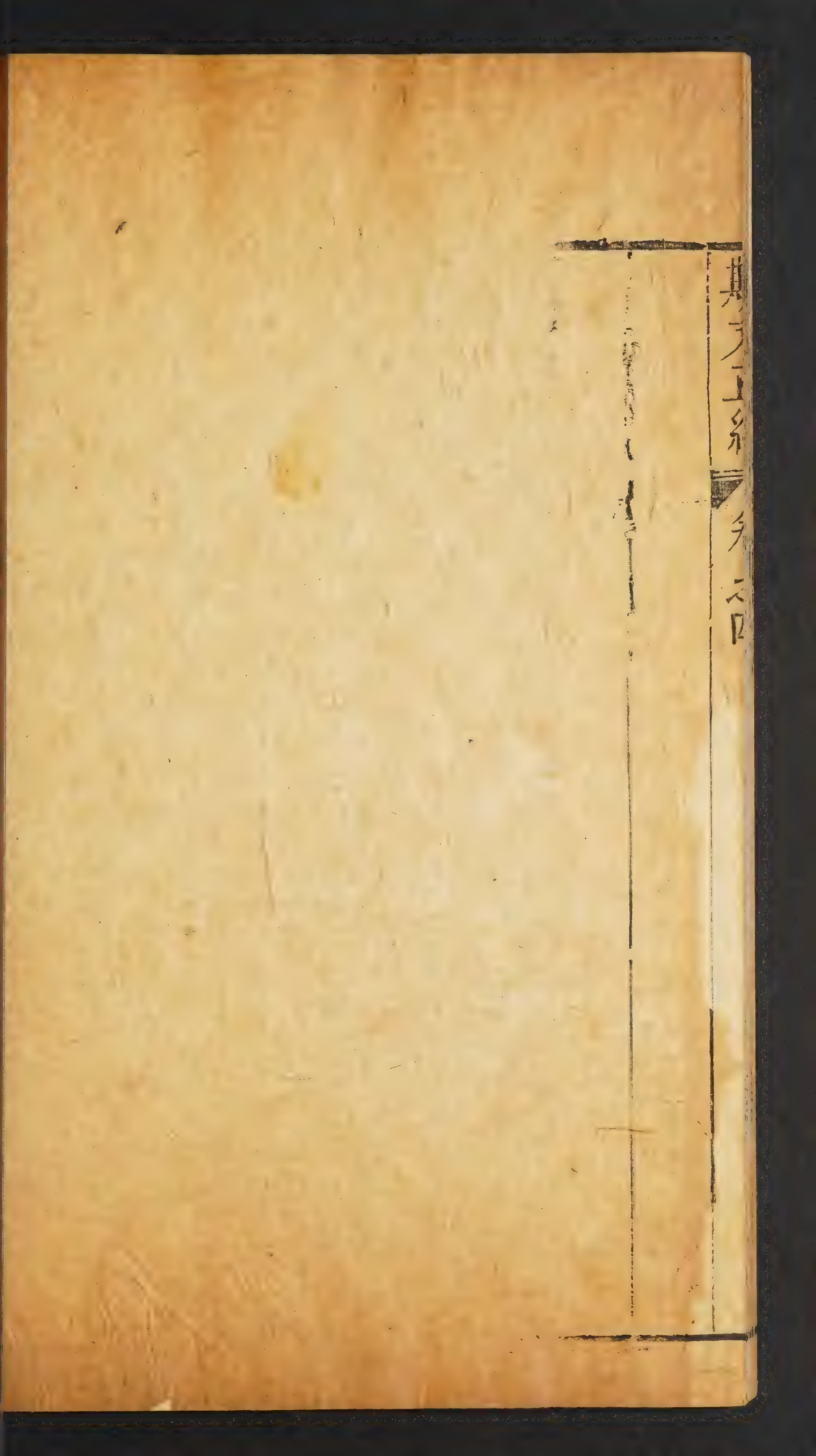
管樂自許謙也照烈不三顧自當別有著見何至與草木同腐

平生心事一兩言道破

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縣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綱目特筆二一曰沛公得張良以為廄將見良之

志不在漢而漢得之蓋天授也一日劉備見諸葛
亮於隆中見三代之後猶有不召之臣而巖穴布
衣之士堪爲吐氣矣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論　尹起莘

太宗之德。以從諫爲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擢王魏爲諫臣。綱目亦首書於册。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儒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覆思之。切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彼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

反覆辨難情理曉然

委質高祖而食其祿

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爲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

則不必繇太子死至當之論

亟臣先得救必之同類

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爲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鬬則固有高祖在焉卽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稽聽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爲庶子于志寧爲詹事

恐亦不得
援此爲例

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於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爲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爲此明日爲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宮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爲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

伊川恕管仲而責王魏此又恕王魏而責管仲所見適異

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

或曰齊威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威子糾均爲公子亦旣出奔於外齊襄旣殁齊國無主故齊威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於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爲

諫議大夫矣斯事係臣子之大節。所當剖白不得不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

此論甚善視程范諸儒之說較進一籌余嘗有論又有進於此者竊以為王魏二公惡得無罪但其罪不在事太宗而在事建成何也天下事惟義所在堯舍其子丹朱而立舜舜舍其子商均而立禹不惟其親惟其賢耳建成不肖是朱均之類也太宗賢是舜禹之徒也且均出竇太后當日化家為國豈高祖憂想所及乎首建義旗削平海內尺土

民皆太宗力也古之有天下者父傳諸子唐之
有天下也子奉諸父若以堯舜公天下之心言之
天下爲武德何若爲貞觀高祖倦於勤且當受終
稱太上使萬方早睹三代之治而況建成乎建成
之嗣位東宮也高祖未聞博謀群臣舉朝亦未有
力爭之者其昧社稷之計亦甚矣使王魏見及此
雖高祖有命當力辭之力辭之而不可則亦有二
策焉一則稱引太伯暨東海王彊曰天下重器也
欲勝其任而愉快談何容易秦王功德兼隆海內

歸心盡力請而去娛志一方稱尊南面使彼當其勞而我享其逸不亦善乎一則歌君陳咏棠棣曰天下者秦王之天下也秦王不有而歸諸殿下其恩豈獨兄弟乎況大難甫平百責攸萃今日之事非秦王不可願同起臥共憂喜與日再拱受成若周武之任公旦宋襄之任子魚同氣相倚如左右手太子之位安於磐石矣兩者皆不見聽則太子不復可訓誨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安能久辱東宮乎昔漢二疏見太子懦弱請老歸休至今以爲美

誅死蕭牆之禍近在旦夕尚復貪戀官爵躊躇於一

行非太宗不念舊惡則兩公者豈有全理乎然兩

公亦自有間史稱珪以不能輔導太子流巂音唆州

則珪為朝廷罪人與太子義絕矣非若徵之左右

密謀也既而內難作大位定改事新君則又吾君

之子胡不可者惟是被召且即以前日之溺職為

辭俟太宗請於高祖而再命之然后就列則始終

無愧矣若徵勸太子早除秦王不幾病狂喪心矣

乎彼以秦王為何如人也哉六朝之季亂賊迭興

簒弒接踵生民塗炭於茲極矣天錫聖明撥亂比
湯武致治幾成康方以爲斯世斯民之大幸而乃
私其所事欲得而甘心焉夫保護朱均誅賊舜禹
四凶所不爲而徵顧爲之也何也且徵非獨不仁
於太宗也職司輔導無能爕和兄弟杜釁消萌是
上負高祖也建成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若諭
以天性不再昔德不祥未必不見聽而乃首倡邪
謀彼復何所忌憚也哉幾人而適以自斃則建成
非太宗殺之徵殺之也是中有太子也太子之惡

元吉寔啟之方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使徵
討得行唐不血食矣徵欲晏然立於其朝得乎其
為謀又何拙也是自貽也包藏禍心坐致臨淵之
變不能自新無狀泥首請罪而猶強顏曰使先太
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亦可謂飾過遂非之
甚者矣與楊素大言倖免隋文之戮何以異聞道
家多陰謀豈徵嘗寄迹黃冠中故迷謬至此耶徵
之前後益兩截人耳繇前觀之則愚而忍繇後觀
之則忠而直功罪各不相掩可也王珪視之有間

矣在珪立朝事業不及徵而後之尚論者必曰王
魏不曰魏王亦或以此哉

將挑放寬爲搏擊張本

曹參論　　　謝鐸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其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較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終擾之幾何不爲壞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説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寛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

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宗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兆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

先王云酣歌廢事時請亟屬卿士所以長漢家者

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嬌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攝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解之家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旣解則

修明先王之道其吉務也蕭曹以刀筆吏起家故其相漢也當觧之時而不爲咢之治刀筆之外幾會更進一步耶所以然者兩公質美未學所賓禮者非功利之徒則虛無之輩若兩生四皓當時之高賢大良也不能卑辭厚幣羅而致之闕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隆何怪乎苟且以就功名而漢治安於雜霸也哉不有文肅此論後世學者狃於清淨寧一之歌且將侈蕭曹爲上治矣

炎髯況事朱子錄諸小學不以其人而棄之
太宗以勣爲社稷臣猶光武之於龐萌也

李勣論　張齊

甚矣人之難知也。世勣奮跡田間。乘時翊運。觀其事故主。生不邀功。死爲殮骨。義矣。守黎陽被陷。然卒自拔歸。忠貫、能明去就、立功名。以全而歿。孝矣、忘鬚燎姊、悌矣。爲单雄信匃生不得。而竟割肉以殉。信矣。他如料敵當機。拓疆靖虜。又盡其剩長耳。以唐太宗之神武。猶然以才智艷稱之。曰英衛比肩。詎虛哉。而胡至輔嗣皇。遂一渝其初也。通天之辜　在從諛立武才人一事。迄今唐宗幾殄　如若敖。妻妾流遁寓者且數

宅選至論

十年。誰寔階此。勣即喙長三尺。無能自解矣。雖然、太宗亦與有責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世勣之周旋乎變弭若干時矣。其底裏豈不盡知。苟可憑藉爲心膂。宜即推誠任之。何至持兩端。旣明示以猜嫌。而復欲陰收其死力乎。亦必士効矣。且彼誠智有餘。則柰何以術愚之。夫我隆恩於彼。彼即爲嗣皇樹恩。我修怨於彼。彼即爲嗣皇府怨。無故而削黜之。又未幾無故而超拜之。此曾不可以紿嬰兒。而謂世勣獨懵然乎。上疑其下則生忌。下疑其上則生畏。忌畏斯有凛凛不可

嚴嵩世蕃

測之刑誅畏斯有兢兢不必全之顧慮則安得不秉間伺便爲結交固寵之謀邪然則世勣之當先爲逢吉太宗遺之也乃世勣亦何利哉能倖福於身而卒稔惡於孫彼方笑房杜而不知後人之復笑彼也世勣故從群賊起固宜以賊終也哉

張和仲曰勣常謂人曰我十二三爲無賴賊爲知耄年尤大無賴哉徐筆峒曰壞房杜之門戶者子孫也非房杜也族勣者勣也非子孫也二論醒豁快人

漢高顛倒豪傑昔人艶稱之以爲得計太宗之於
世勣蓋襲此術也而卒以基禍術之誣人甚矣哉
雖然勣之才不無可觀殺人無賴實其本色也當
武氏虐燄方張之日原其本情不過爲全軀命保
富貴計耳豈以先帝之未嘗推誠而改節易行哉
一言喪邦罪不容誅未幾而礦其宗毀其墓道宜
矣噫又有説焉敬業之禍雖以失職怨望然移檄
討武氏則其視房杜之子孫猶有愈焉者此天道
之不可問也楊素之子玄感亦然

璀對德宗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觀此則璀亦非

李璀論　　李廷機

世之論李璀諳僭者、曰、審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質志以殁千古。悲之。予謂其志可悲而處未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怏怏而稱戈犯闕之謀。尚未決也。璀揣知其意。則當長跪進曰。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圍。功在社稷。便橋之詔。或者非天子本心乎。因此小憤。遂棄大勳。反順爲逆。如天下萬世公論何。逆泚弄兵。天下忠義之士。咸恨不得食其肉。而大人所親見者。苟此意果行。誅泚之旗。將移指

嘿嘿者但恐不能如此言之婉曲懇到寒心刺骨爲足以悚動奸翁耳

吾家矣。見觀唐祚。神堯之德。猶在人心。天命未去。長安宮闕。未可窺也。爲今日計。莫若奉詔誓師。協心李晟。同藏朱泚。事定功成。歸報天子。明發盧杞之奸。爲朝廷去佞。則福祚無窮。功名不朽矣。瓘如以此言進懷光。未必遽反也。萬一不聽。則號泣隨之。冀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欲死於既敗之後者。死於此時。懷光亦未必不隱然動心也。柰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爲逆。而曾無一言幾諫之誠。顧輸父情於君側。曰。不忍不言。以實己忠。後雖甘心俱死。亦何救於君父哉。

雖無他 遂殺其父 嬰人可嘆

嗟夫一死而可取名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乎否也昔令尹子南肆惡於楚楚王將討之以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棄疾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既葬自縊而死春秋亦嘗非之故棄疾者李璀斷罪之明例也

李鄴侯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若其不死則亦棄無足貴此確論也致堂胡氏獨謂德宗有赦璀而懷先命之則可以不死噫豈其然乎責父以偷生

果何面目靦息人世也惟是死於謀逆之始則忠孝兩全死於事敗之後則忠孝兩虧泰山鴻毛之辨不可以不察也九我之言善矣

一權字是一篇主腦

千秋遺恨

岳飛論

蔡清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邪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爲而誰爲檜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況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

宗留守天死之語必保人死之矣人兩際

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爲意父兄爲念果何說也吾爲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刻又戍命在又遮道慟哭者聲震於埜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爲則終爲奸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終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爲正當用權以濟直馳表而南

奏凱言旋
生死唯命
雖奸檜亦

極諫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奸臣之計以負陛
下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當日在朝諸臣
未必無起而和之者胡爲乎竟似不得擅留一語自
將哉夫殉君命之爲忠孰若爲吾君報萬世不共戴
天之仇之爲忠也且高宗之所以忍與敵和而急名
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來禍耳今吾
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
爲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
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遂頭跣足直步至

無辭

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籍藁以待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倘必吾全則將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不敘之數自後有違命者惟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蓋其輙行雖近類桓溫而心亦則與溫有間不害爲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用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猶可以一日

淺識未茲其將矣

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爲大過之事不膠於尋常故輙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爲名教罪人者倪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忠孝耳且未有改立放弒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苟無私意其能爲尋常法度所制縛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時所

全篇語是愛飛之深而惡檜之極觀末數語可見讀之不覺酸心泣下

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嘗有雪耻之志。既酬而後爲檜所害。愚亦爲公甘之矣。

權者聖人之大用。堯舜湯武及伊尹其至矣。後世若霍子孟之廢昏立明。狄梁公之反周爲唐。王孝先之以計去丁謂。亦庶幾近之。當武穆之時。欲其專㦯以行。抗不奉詔。奸臣沮之於內。强敵乘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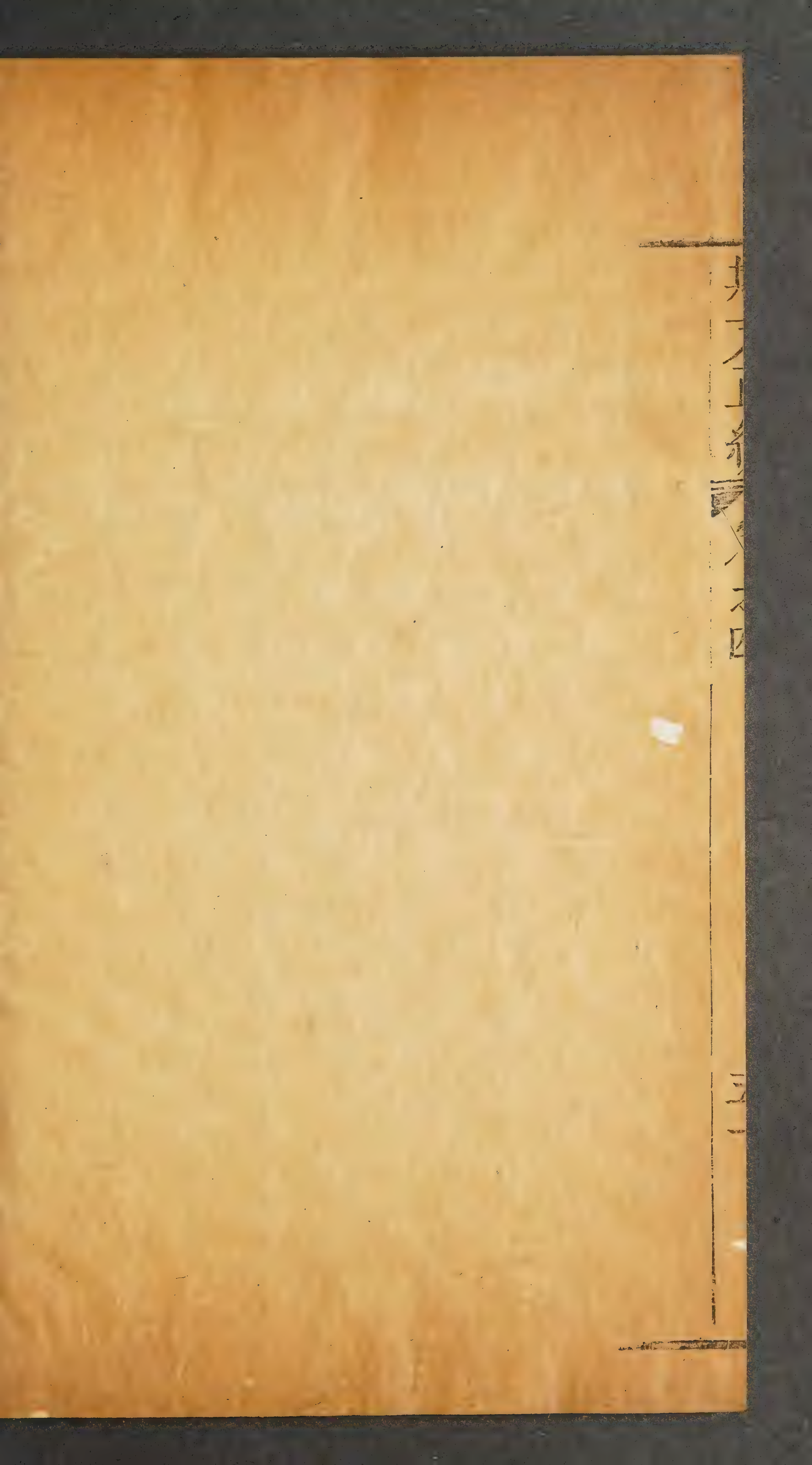
外恐亦未必決勝王鳳洲嘗言之矣即使決勝而

心迹之間恐難以暴白於天下萬世如今人之誦

少保不容口但虛齋之言援引經史鑿鑿有據自

可以吐忠義之氣而寒亂賊之心天地間曷可少

此一段議論也若論人臣之義斷當以武穆爲正



破題

昧於分與義而言忠將誰欺

欺世盜名心迹難掩

荀彧論　唐順之

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夫忠者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昔之何其矯之甚希寵謀功者無明分之守怙權竊勢者無章義之真分而失守則乖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釋姑名者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之譽使投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真直之也此無他有所諱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心

千載奇逢覿面錯過

忠則子房才則孔明惜其志在動利故不免視芥

之誠然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飾僞也。適以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已。公好公惡之情。誰得而泯也。嗚呼。此荀彧之死。漢所以爲非其眞也。史氏從而褒焉。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彧之時矣。東京榛蕪。棄輿版蕩。漢事已目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昭烈中山之胄。承獻帝之命。任廓清之權。倡義徐州。奸雄挫焉。彧以八龍之裔。奕世漢臣。恩不爲不厚矣。以匡時之畧。言筴無遺策。才不爲不高矣。徘徊河冀之間。擇君而委質焉。志不爲不銳矣。恩惟其尊

易曰外比於賢以從事也龍也而不能臥是以失潛是之宜

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云云

則感僭之衰。非昭烈不足以報。才惟其高則經綸之績非昭烈不足以謀。志惟其銳則外比於賢非昭烈不足以共事。故君子謂或於斯時可以待隆中之顧可以効馳驅之勞可以堅鞠躬盡瘁之節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始終爲漢必如是而後可自靖矣捨此不事而顧於操屬心焉何哉操亂臣也乘草昧之際以稱兵挾天子之令以戚衆其滔湛之志天下知之久矣或智者也奚而不知也知之而復事之或將利之也或以機數警敏操有大畧焉或若得

志不在漢是病根

帝室之胄英名蓋世即謂漢高復生可也柰何以操亞之

爲人臣子而謀其後世刑戮之

人而爲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克是心也或志不在漢矣不然何邂逅之始而遽以爲子房哉夫子房佐高帝以滅秦蹙項漢基業焉或其以子房自居則必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獻帝在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是以項籍處獻矣或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烈以窮來歸操有豫州之命焉偹之資也或弗之勸又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或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或

民

如郗超之於桓溫如劉穆之之於劉裕

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曹彊則漢弱矣彧存反正之
圖固當柱堅冰之漸方且運籌設策爲惺惺之私人
兖州之領天子之迎袁曹勝敗之論以遂其邪志而
成虎視之謀使漢不久卒胥於隋焉彧之所以爲漢
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然則彧之死孰死之
與說者曰彧以九錫死也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
篡奪之謀決矣彧以死諍是爲漢惜名器者也噫非
然也曹之彊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篡
乎彧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豈誠有匡朝

昌亦因其明以通其蔽

可與共危難不可與共安樂

寧國之兵忠貞退讓之節者乎然則九錫固可惜而丞相之自爲劍履以上殿贊謁而不名者獨非漢之名器乎彧不惜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彧於曹公非有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彧之才能固操之所忌也是雖希意逢迎猶慮其隙刻九錫之諍又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輒留之怒其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愜士大夫之議彧之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於漢

訃以無聊
非請也

與晉苻丕大
夫揚雄同
義

生爲操人
死爲操鬼
址與遼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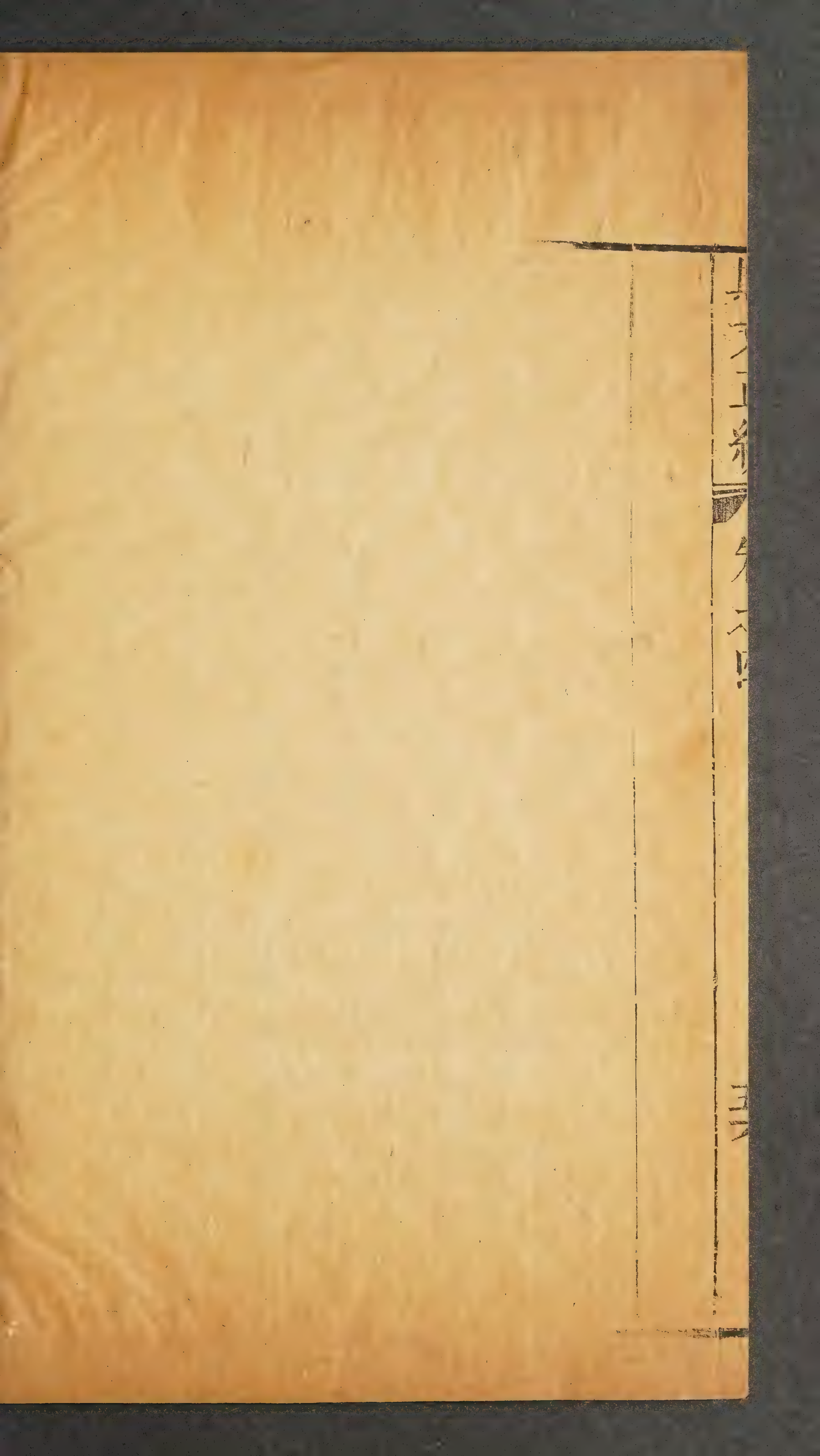
代飲藥之舉或有深情焉其譎亦甚矣夫守死非難
善道爲難或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寇長亂於德
爲不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教之將謂
其以晚節蓋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
激其可以庇終身邪然則謂之死漢者非死所也晦
菴綱目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夫不
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不
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以漢則彧之爵
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彧之身皆操身也死非以漢

爲伍得乎

不有綱目特筆溫公東坡之論後世以爲名言矣

則彧之殺皆操殺也然則操不怒則彧未必[illegible]也彧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其身也彧之罪可勝誅邪雖然溫公有仁先管仲之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然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夫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彧助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以尊周室彧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公於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萬世者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辯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春秋誅亂臣討賊子尤嚴於其黨故雖一征伐一盟會不少貸焉而況委身事之乎綱目繼獲麟故於戕之死書官書名以自殺爲文誅心之法嚴矣此文反覆貶斥始終無一恕辭而中間發明書法一段尤稱晦翁知已



漢無董子孔氏夷於百家矣功何可沒

董揚王韓優劣論　　馮從吾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儔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禪益

妄自尊大乃爾

反騷是夫

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若書立言雖平易亦有要之與道合也眞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楊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於解嘲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部夫雕虫之技既曰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何辭于羞若等耶雄之

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剔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其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於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爲己任其立言指事一禀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卽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况通之於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於老莊輩又孰

通固不可以雄律恐視上書及門者亦未能遽過

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嫺音諭逞出處不知閑室耽與新奔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欲羨吹虀䈰何異況獻策不報即翩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

佛教及夢
会一生不
錄

獨得之見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
而愈上表陳言雖黨竄斥。而其志不懈。其有功於吾
道何如。許孫。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
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於三師之教。其有功
於世教又何如。愈之爲文。豈顓顓刻畫於詞句間哉。
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遺議。愈於吾道。蓋合
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
三子。之爲文也。淺而於道也。合。雄之爲文也。深而於
道也。離。此董揚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

乎。曰余又有取於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
說。

四子優劣晦翁有定案矣此論本晦翁而暢其說
煞有關係

廣川篤信聖人步步趨趨不失尺寸而規模少狹
其聖門之子夏乎河汾之教不減西河而儼然以
孔子自居其聖門之有若乎昌黎多學而識繇文
章見性道送窮一文何其不受命也其聖門之子
貢乎若揚太玄則無足比數矣

